

中國歷代名人傳略

第二集

余牧人編

#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二集

## 導言

著者在本書第一集的導言中已經說過：中國歷史記載的最大弊病，就是第一，冗長而瑣碎，第二，複雜而散漫，第三，簡略而偏畸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就造成中國人不能明白中國歷史的怪現象來了。或者有人要問：一個人不明白過去的歷史，不仍然是在做他的人，過他的一天一天的生活，何必定要明白歷史呢？這個問題，說來可是很大了！我們在這裏也不必繞圈子說話，多作虛空的理論，只就事實上舉幾個例子說說罷。比方現代社會上盛行的各種社會學說和經濟政策，一般時髦的學者，都知道是從西方各國流傳到中國來的；但是倘使有人要請問你：中國從前也有沒有所謂社會學說和經濟政策，那末，你將怎樣回答呢？現代一班新進的學者，眼光中只見西方的種種主義，種種學說，什麼「經濟政策」，什麼「道爾頓制」，却沒有知道中國從前也有過「井田」，「均輸」，「平準」等制度和「書院制度」，所以動輒必以西方為先進，而自視如毫無文化的國家。這種現象，到處可見。這就是不明白中國歷史的結果，但是這種結果的害處，還不甚大，而其最大的害處，就是因不明白中國過去的歷史，遂將古人費去無數心血時間所創立的文化根苗，如醫生保藏祖傳秘方一樣的，不久便會由枯萎而至于絕滅了！

東西兩方的國家人民，都各有他們相當的歷史文化，有些是可以相合的，有些是不能強同的。我們不能強迫西方人民隨從東方的文化，正如西方人民不能強迫東方人民隨從西方的文化一般，這實在是因爲各有其背景和習慣的緣故。西方的人民，能夠明白他們本國的歷史，繼續着前人在同一條文化的大道上不息的努力，所以纔有今日如此驚人的進步。返觀我們中國，則有一部分不肯細究中國過去歷史的人，摸不着中國文化的道路，前人已杳，更無可追蹤，於是，遂改從別道，跟隨在西方人民背後跑，其結果，不過只偷竊得一點他人之物，拿回自己家中來作食物；不知儻來之物，是不足益人，有時反要使人養成惰性的！但是這種人，還要算是掙家之子。最大多數的中國人民，不但是沒有偷竊的能力，就連他父兄所親授給他的一點智識，也有幾乎不能保全的趨勢，要問到他幾百代祖宗以來的情形，自然更要睜大着眼睛呆望，莫知所云了！我們現在，連要求多得些真能明白中國過去歷史文化的人，已經不免暫時失望，若更要求有幾個能夠認識中國過去的文化道路，趕快的追着力前進的人，益發難得了！以偌大的中國，而有如此現象，又安得不退處於他人之下，爲人所輕侮呢。

但是中國已有四千餘年的歷史，更有博大精深的文化，正如各省內地的礦產一般，蘊藏未發，急待我們用血汗思想去搜尋爬抉現在所最需要的，就是簡明的地圖和精良的工具而已。這簡明的地圖和精良的工具，不是別物，就是那具有「二十四史」之長而無「二十四史」之弊的歷史記載了！著者是一個

年幼學稚的小子，常苦于舊史的煩亂，不自量力，想用最簡明精賅的方法，使四千餘年的文化史，融化於各個傳記中，使讀者不覺枯燥煩悶，而能獲得歷代文化發展狀況的智識。前年冬，遂本此志願，編成本書第一集，問教于世。今又過去一年有半，而成本書第二集。更回觀前集，不覺慚汗淫淫，覆面浹背了！但願來日有暇，當更重加編正。

本書所述史實，其時代，則自漢興前三年（西元前二百零九年）起，至三國吳亡（西元後二百八十年）止，共有四百八十九年之久。其中所包含之文化，有「政治革命」，「外交」，「軍事」，「哲學」，「史學」，「文學」，「宗教」，「文字」，「音樂」，「美術」，「社會」，「經濟」，「農」，「工」，「商」，「發明」，「醫學」，「天文學」及「倫理道德」，「游俠」各方面。惟「美術」中之畫學一項，在前漢武帝時及後漢明帝時，雖有圖畫功臣像飛鳥山水的記載；但因所說不詳，而毛延壽，陳敞，劉白，龔寬，陽望，樊育等，史僅提名，前後漢書的無專傳記載，想當時原不過視此爲天子娛樂之物，等于倡優，所以史官便不爲之記傳了。其餘如方術卜筮之流，以及所謂相人之士，兩漢及三國中，頗不乏人；但著者以其于文化無大關係，且如卜筮等，多已附見于宗教學術中，而其他則實無足述，因此，遂決然不取。但在此四百八十餘年中的重要文化，則可于本集所列之五十八篇傳記中窺得其大概，讀者若能得此，或可聊勝于無！至于欲更進而究其詳，則「二十四史」及本書所借資參考之各書，原本具在，讀者不妨批閱，是更著者之所欣望者了！

本書編著時，著者因依出版者之意，特趨重于青年學生方面，而以可作為中學文化史教本為標準，故取材以扼要為主，文字以簡明是歸。每篇之末，更附註篇中所有地名及典故難解之句，使讀者不必他求，一索便知。又加入「討論問題」數則，使讀者一以追憶過去之史事，一以思索目前之現象，一以啓發將來之思想，此書不但可作中等學校之歷史教本，也可作為失學青年之自修讀本。最後，著者尚有一言，即：本書全部為四集，而以第一集為最艱深，讀者最好當先讀二三四各集，然後再就第一集自加研究，其功效必更大。

#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二集

陳勝 吳廣，陳餘，張耳等附

陳勝，字涉，乃是陽城（1）地方的人。他的家世和他的誕生時期，以及幼時的事蹟，因為史無記載，所以我們也就無從考查了。但從他曾做過農家的僱工一件事情上看來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出身於一個平民的家庭了。因為他能夠利用時會，而且富有政治領袖的天才，所以竟成爲秦漢之間的一位政治革命家，將那橫暴天下的秦朝，到底摧滅了。

他在少年的時候，和一個陽夏人姓吳名廣字叔的做朋友，兩個人都是在鄉村中做農家的工人，每天聚在一塊兒，談天說地，非常投契。有一天，他倆在田中做工，做得很吃力，坐在田埂上休息，彼此談得很熱鬧。他覺得像這樣做一輩子苦工，實在不是他的志願，悶悶不樂了好多時，就憤然地對吳廣說道：『我們倘使富貴了，彼此都不要相忘。』當時，還有別的種田工人，聽見他說這話，就笑着對他說道：『你現在不過是一個幫人家種田的僱工，那裏來的富貴呢？』他就深深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『哼！燕雀那裏能夠知道鴻鵠的志向！』

當秦二世元年（西歷紀元前二百零九年）的七月，政府中忽然下令要把勝所居的地方的人，移九

百名到漁陽地方去，當地官吏就派勝和吳廣做屯長，率領着移民出發，限期到漁陽。若是過了限期，就要依法將屯長斬首。不料他們走到蘄城的大澤鄉地方，忽然遇着大雨，不能動身，耽擱了幾天，計算到漁陽的日子，一定是要過限期的，心中非常憂急。當時，他就和廣商議自救的方法，對吳廣說道：『我們到了漁陽必定死，但若是這樣死，實在太不值得，不如藉此與兵反秦，即使敗而死，也落得一個爲國家犧牲的名氣，不是很好麼？』吳廣很贊成他的主張，他想了想，又對廣說道：『始皇死時，本來應該立他的長子扶蘇繼位，並且扶蘇的名譽也好，素爲百姓所敬仰；不料却被趙高陷害，擁了次子二世繼位，又暗地裏將扶蘇害死了。現在百姓還沒有知道扶蘇已死，人心都是很傾向他。又有一個楚國的將軍叫做項燕的，很有功勞，又極愛士卒，楚國的人都很敬重他，以爲他還在世上。現在我們要是借着這兩人的名義起事，各地響應的人必定很多。』吳廣自然也很贊成，於是，他倆就暗地商議了一條計策，先在一方網子上，用硃筆寫好了「陳勝王」三個字，偷偷地放到一條魚的肚子裏，雜置在許多魚的堆裏。有一個兵士，（就是他部下的移民，古稱戍卒）買到這尾魚，剖洗的時候，忽然看見這樣東西，彼此傳看，大家都覺得很奇怪。於是，他又囑咐吳廣在附近的樹林草堆中，和祠宇旁邊，故意的放起火光，裝着狐狸的叫聲，並且大聲喊着說：『大楚興，陳勝王！』他部下的人，在半夜看見火光，聽到這種聲音，心中都是十分嚇怕。第二天清早，大家都偷偷地看着他和吳廣，現出驚奇的樣子。他用這兩種方法之後，覺得時機已到，就叫吳廣故意和那

監視他們的尉官尋事，尉官果然大怒，拔出劍來要殺廣，因此惹動衆怒，就把兩個監視的尉官都殺死了。這時候，他就對所部九百人說道：『現在我們既不免失期，又殺死政府所派的官吏，已犯兩重死罪了。即使諸位不至盡死，但被移到邊防地方的人，十之六七，都是死在他鄉，有幾個人能夠生還故鄉呢？大丈夫不死則已，要死也當得到一個大的名氣，侯王將相，難道真個是有種的麼？』部下衆人一時都大受感動，願意聽從他的命令。於是，他就冒稱扶蘇，吳廣也冒稱項燕，就在中途舉義，號稱大楚國。部下都赤着右臂爲符號。他自稱爲將軍，任吳廣爲都尉。在二世元年的七月尾，就佔領大澤鄉，又進兵克服了蕲城（2）。八月，又派符離人葛嬰領兵攻取蕪東五縣，都被佔領了。這時候，他已統有兵車六七百乘，馬千餘匹，士卒數萬人。不久，又將陳郡（3）克服了。到陳之後，陳郡的父老會議，都說道：『將軍（指勝言）身被堅執銳，伐無道，誅暴秦，復立楚之社稷，功宜爲王。』因此，他就自立爲王，又定國號爲張楚。當時，各郡縣的人民，因爲不能忍受秦吏的橫暴虐待，一聽到他們與兵起義的風聲，都聚衆起事，先將各郡縣的秦吏殺死，一致響應他。於是，他就叫吳廣爲假王，卒領諸將西擊滎陽；派陳人武臣，張耳，陳餘巡撫趙地（4）；派汝陰人鄧宗巡撫九江郡（5）；又派魏人周市，巡撫魏地（6）。這時候，楚兵數千人自成一軍的，已不知有多少了。但吳廣進攻滎陽，久不能克。於是，他又任周文爲將軍，領兵攻擊秦，不料被秦將章邯打得一敗塗地，周文自殺而死。武臣到邯鄲（7），就自立爲趙王，以陳餘爲大將軍，張耳召騶爲左右丞相。趙王因欲擴展勢力，所以

又命韓廣巡撫燕地（8），不料韓廣到燕之後，也自立爲燕王了。當時，除趙燕離楚獨立之外；又有狄人田轡殺狄令，自立爲齊王；周市到魏之後，魏人爭推市爲魏王，市不肯，遂由楚立甯陽君咎（9）爲魏王。中國統一之勢，又復破裂，仍然恢復了戰國時代的割據狀況。秦的朝廷，也和東周的末年相彷彿了。

當勝入陳郡爲王之後，勢極大，聲震全國。有一個從前和他同夥幫人種田的老朋友，聽說他已經做了王，就趕到陳郡，到王宮門前，對守門的人說：『我要看看陳涉。』那守門的人見這鄉下人直稱王名，就要動手把鄉下人網起來重辦，幸虧這鄉下人能說會辯，纔算了事；但終不替他通報。有一天，這鄉下人遇見勝坐着車子出來，就攔在路上直呼「陳涉」。他聽見有人叫他，看見是從前的朋友，就把這人帶進王宮。這人進了王宮，看見宮中的偉大華麗，都是生平所未見過的，不禁驚歎道：『哎呀，你做了王，如今住了這樣深大的屋子了！』過不多時，有人對他說：「這鄉下人見人就把他從前做田工的事說出來，頗不方便。」所以就這鄉人殺掉了。別的老朋友，看見他這樣，就都嚇得跑了，因此他身邊連一個心腹人也沒有了。當時，他又過分的信用朱房和胡武，派房爲「中正」官，派武爲「司過」官，故意的尋人過失，定人罪名，各地的將官，因此都不敢來親附，所以就變成了各據一方的政局了。而吳廣圍攻滎陽，始終不能得利，又極驕傲，所以就將將軍田臧等所刺殺了。廣死後，就命田臧領軍攻秦，不料被秦將章邯打得大敗而逃。田臧戰死，全軍潰散，秦軍連戰皆勝，已進攻到陳郡的邊境，情勢非常危險，因此，他就親自監軍，反攻秦

軍。但秦軍勢盛，楚軍又大敗，他就逃到汝陰，然後回到下城父（10）。不料到了下城父的時候，他的一個駕車的人叫做莊賈的，就把他殺死，投降到秦軍去了。這時候，還是在秦二世二年的十二月間（西歷紀元前二百零八年），他差不多做了一年半的王。

在他被殺以後，他有一個部將呂昌，就在新陽起兵攻陳，克復陳郡，並將莊賈誅殺，仍然恢復了楚國的稱號。但當時各國已陷于紊亂的情勢，所以秦軍不久又把陳郡佔去了。後來呂昌又和當陽君黥布（11）合兵攻秦，纔把楚國仍舊恢復了。這時候，項梁等已經準備繼續舉兵抗秦，就立楚懷王的孫子叫做心的，做了楚王。事定之後，楚國人將他葬在碭（12），諡為隱王。到漢高祖統一中國之後，追念他的功勞，所以特在碭地，給他設置守墓的人三十家，專司祭掃。

附註

（1）陽城 春秋時楚地，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。（2）蕪楚地，在今湖北省蕪春縣。（3）陳 楚所屬之地，在今河南開封之東，南至安徽亳縣，都（4）趙 在今山西北部及其直隸南部。（5）九江郡 秦置，今安徽安慶道及淮泗道中部，江蘇淮揚道，及江西省皆其地。

（6）魏 今河南開封縣。（7）邯鄲 趙國都城，在今直隸邯鄲縣。（8）燕 今直隸省及奉天省各地。（9）谷

魏國諸公子。（10）下城父 在今安徽省蒙城縣西北。（11）黥布 原名英布，因幼受黥面之刑，故稱

即被誅。（21）碭 即今江蘇碭山縣。

討論問題

- (一) 秦二世時代的政治現狀和社會現狀如何？（參看史記秦始皇本紀）
- (二) 陳勝吳廣等舉兵抗秦的動因何在？
- (三) 陳勝等的起事，能否稱爲政治革命家？試述其理由。
- (四) 秦漢之間的政局，和戰國時代是否相同？
- (五) 陳勝失敗的原因何在？
- (六) 陳勝在秦漢之間的政治上，有什麼功勞？

## 項羽

項梁，范增等附

項羽，名籍，乃是下相（1）地方的人。他的祖上，世世爲楚國將軍，封在項（2）的地方，所以就拿項做了姓。他的祖父項燕乃是楚國的名將，後來被秦將王翦所殺。他的父親是誰，史無記載，但他自幼就隨從了他的叔父項梁，由此可以知道他的父親必是早已去世了。我們從史記項羽本紀中說他「初起時，年二十四」的一句話，可以推定他是生在秦始皇十五年（西歷紀元前二百三十二年），死在漢高祖即位後的第五年（西歷紀元前二百零二年），活了三十一歲。

他在幼時，做事就沒有恆心，但立志則是非常遠大。起初讀書，不久就討厭了，改而學習舞劍；學到半路上，又不學了。他的叔父項梁，見他這樣，就很生氣。他說道：「書足以記名姓而已。劍，一人敵，不足學，學萬人敵！」項梁聽他說話很不錯，就教他學習用兵的方法，他很歡喜；但是只略微知道了一點大意，他又不肯學了。後來，他的叔父項梁，因爲殺人命案，就借他同逃到吳中（3）去了。吳中的賢士大夫，都很敬服項梁，每遇地方公事，都請項梁爲主辦，無不秩序井然，所以更受衆人的稱贊。當時，秦始皇帝統一中國，巡遊各郡，游會稽，渡浙江，經過吳中。他和他的叔父同立在遠處，看見始皇的車駕走過，心中十分的羨慕，忽然對他的叔父說道：「彼可取而代之！」項梁連忙用手掩住了他的嘴，對他說道：「毋妄言，族矣！」從此，項梁就很看重他，覺得他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了。他到成人以後，身長八尺以外，力能扛得起千斤重的鼎，而才

氣也是超過衆人，吳中的青年子弟，大家都很敬畏他。

當時，中國雖統一于秦，但是因爲秦始皇帝爲政過于專橫，又虐待人民，任意移徙人民到甘肅一帶，或遣築萬里長城，或派做興造阿房宮（4）的苦工，弄得民不聊生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到始皇死後，二世卽位，奸相趙高專權，政治日趨腐敗，人心早已渙散。所以在二世元年的七月，陳勝、吳廣等在大澤鄉以民兵舉事之後，各地民軍，一時聞風響應的人，也不知有多少。本年九月，項梁在吳中見大勢可乘，就命羽將會稽郡（5）守殺死，收得精兵八千人，自爲郡守，任羽爲裨將（6），收撫各縣。到第二年五月，陳勝軍被秦將章邯所敗，楚國勢危，廣陵人召平，本爲陳勝收撫廣陵，一時又不得勢，所以就假造陳勝的命令，拜項梁爲楚王上柱國（7），命急領軍由西路攻秦。項梁就自領八千人渡江西進，東陽令陳嬰又率軍歸服。梁下渡淮之後，黥布、蒲將軍又領軍來歸；這時，項梁部下已有兵六七萬人，駐紮在下邳（8）地方。不久，又并有秦嘉軍隊，進至薛地（9）。項梁初出兵時，就命羽領軍獨攻襄城，攻了多時纔破，所以襄城的士卒，都被羽所坑殺了。梁到薛後，就召集諸將議事，因爲風聞楚王陳勝已被害，須速立新王。當時，羽已返軍到薛，參加會議。沛公劉邦，也從沛（10）到薛與會。聚會的時候，有一個居鄴（11）人范增，年已七十，平日家居，頗有奇才，也被邀到會。大家商議到擁立新王的事，范增就說道：「陳勝敗，固當；夫秦滅六國，楚最無罪，自懷王入秦不返，楚人憐之至今。故楚南公曰（42）：『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。』今陳勝首事，不立楚後而自立，其勢不

長。今君起江東，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將，爲能復立楚之後也。」項梁聽信了范增的話，就在民間尋到楚懷王的孫子叫做心的，立爲楚懷王，以應民望。懷王在盱台（13）建都，封陳嬰爲上柱國，項梁也自稱爲武信君。過了幾個月，梁即領軍大破東阿（14），擊敗秦軍。又派羽和沛公劉邦攻城陽，定陶，西至離邱，大破秦軍，斬秦將李由。因此，項梁對於秦軍，頗有驕矜輕視的態度。宋義勸諫不聽，仍親率軍攻定陶（15）。不料秦起全軍助章邯反攻，大敗楚軍，項梁因此征亡。楚懷王聞信大驚，因知宋義有先見之明，就任義爲上將軍，任羽爲魯公，位居次將，任范增爲末將，統軍救趙。各路軍將皆屬宋義，號爲「卿子冠軍」。義統軍到安陽，留四十六日，仍不動兵前進。項羽主急進攻秦救趙，而宋義則主坐觀秦趙相鬪，以收漁人之利。兩人意見極端相反。羽見軍權不在己手，就出其不意，將宋義斬首，假說義私通齊國叛楚，於是就被推爲代上將軍。懷王聞信，只得正式任羽爲上將軍了。

羽自任上將軍之後，威聲大震，當陽君、蒲陽君都願歸他管屬。他就派當蒲二君領軍二萬渡河救鉅鹿，和秦軍相持，戰少利。當時，陳餘又向他請救兵，他就領兵渡河，他就把軍營燒燬，把鍋灶拆除，又把船都沉到水底，只給軍士每人三天的糧食，以示必死而不生還，軍心因而一振。軍至敵境，圍攻王離，與秦軍遇，九戰，斷絕秦軍甬道，因而大破秦軍，殺蘇角，虜王離，涉間，自焚死。當時，楚軍爲諸侯各軍之冠。諸侯軍救鉅鹿的有十餘軍，沒有一個敢和秦軍交戰，看見楚軍無不以一當十，呼聲動天，將秦軍打得一敗塗地，都驚

服至不可言喻。這時已是秦二世三年，秦將章邯，因內懼趙高陷害，又見羽軍勢大盛，諸侯軍都統屬羽下，勢難取勝，所以就和羽相約，投降楚軍。羽遂立章邯爲雍王，置楚軍中，使長史欣爲上將中，統率秦軍抵新安，準備攻秦。但秦降軍因不堪諸侯軍隊之凌辱，頗有反叛思想，被羽所聞，遂和黥布、蒲將軍等商議，連夜將秦軍二十餘萬人，都在新安城南坑殺了。當出兵時，懷王曾說，誰先領兵入關中（19），即可爲王。這時候，羽已進攻秦地，直到函谷關，有兵守關，不能入。又聽說沛公、劉邦已先入關，沛公的司馬曹無傷又說沛公將王關中，使子嬰爲相。羽聞信大怒，決出兵滅沛公軍。當時，羽所率軍隊有四十萬人，駐紮在新豐鴻門（17）；沛公軍隊只十萬人，駐紮在霸上（18）。這時候，范增在羽軍中，力勸羽速滅沛公，可免後患。不料這些話，都被羽的一個叔父項伯聽見，趕忙到沛公軍中，報知張良，囑張良速逃，免被誅及。張良聽見這消息，連忙告訴沛公，轉懇項伯向羽說情，纔算平了羽的怒氣。第二天，沛公親率張良及百餘騎，到羽營謁見，說道：「臣與將軍戮力攻秦，將軍戰河北，臣戰河南，然不自意能先入關，破秦，復得見將軍於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將軍與臣有隙。」羽聽見沛公這些虛心下氣的話，就說道：「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，籍何以至此。」范增見沛公來，就勸羽留宴，並議定在席上見機將沛公誅殺。飲酒時，范增數目羽，並舉玉玦示意了三次，羽默然不應。於是，范增就出席召項莊來，假說舞劍勸酒，實在想借此殺沛公。項伯見此情形，也就起身舞劍，保護沛公，使項莊不能近身。張良見此情形非常險惡，連忙出營將樊噲召入，坐了一刻，沛公

稱便至廁所，樊噲隨至廁所，乘機逃回霸上，留張良代謝。於是，此驚傳百世的鴻門宴，纔算和平息事了。范增看見羽這樣優柔寡斷，心中非常愧恨，說：「唉！豎子不足與謀，奮項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！」過了幾天，羽就引兵西屠咸陽（19），殺秦降王子嬰，燒秦宮室，火三月不滅，收其財寶和女子，準備班師東歸。有人勸他道：「關中阻山河四塞，地肥饒，可都以霸。」他看見秦宮室都已焚燬，又想回到江東地方去，就對那人說：「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繡夜行，誰知之者？」那人嘆道：「人言『楚人沐猴而冠耳』，果然！」（20）他聽見這話，就把那人烹殺了。又致命懷王，尊懷王爲義帝。他自己想稱王，就先把諸將相都封爲王，如沛公爲漢王，章邯爲雍王，司馬欣爲塞王，董翳爲翟王，魏王豹爲西魏王，申陽爲河南王，司馬卬爲殷王，改趙王歇爲代王，張耳爲常山王，黥布爲九江王，吳芮爲衡山王，共敖爲臨江王，改燕王韓廣爲遼東王，臧荼爲燕王，改齊王田市爲膠東王，田都爲齊王，田安爲濟北王，……羽自立爲「西楚霸王」（21），管領梁楚地九郡，建都彭城（22）。但是這種分配王地的方法，極不公平，所以引起諸侯的不滿意，大家都漸不服從他的命令了。漢王劉邦，更不願放棄關中，又見他設計刺殺義帝，任意誅滅諸王，就約同五諸侯兵，共五十六萬人，由東路進兵攻楚，乘虛大破彭城。

羽見漢王劉邦攻破彭城，立即回軍擊漢軍，半天就把漢軍逐出彭城，迫退到穀泗水，直到靈璧東睢水上，漢軍來不及逃，被楚軍誅殺十餘萬人，填屍睢水（23），水爲之不流。漢王只率領十餘騎，逃回去了。漢

王的父親太公和妻子呂后，也被楚軍擄得了。漢王逃到滎陽，又整軍死守，羽即率軍圍攻滎陽，斷絕漢軍糧食。漢王知羽係從范增計畫，所以就用計使羽疑范增，果然羽就聽信謠言，任范增自去了，范增一去，楚軍中立刻失掉一個足智多謀的軍師。不久，漢將紀信冒充漢王出降，真漢王竟得從西門逃出，入關中，復率軍連合九江王黥布共守荊，不出戰。當時彭越等攻下邳，殺薛公，羽即領軍滅彭越，復引兵西下滎陽，擒殺漢將多人，漢王逃免。旋領軍平定東海各地，又復引兵到廣武，與漢軍相持，數月不能下，而彭越又數反梁地，斷楚糧食。羽深以爲患，就特置高俎，將漢王的父親太公放在俎上，抬在營前，對漢王說道：『今不急下，吾烹太公！』漢王答道：『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，曰「約爲兄弟」，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而翁，則幸分我一杯羹！』還得着項伯說情，才免烹。但楚漢相持久不能決，耗糧苦民實甚，羽就遣人對漢王說道：『天下匈匈數歲者，徒以吾兩人耳，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，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。』漢王笑謝道：『吾寧鬥智，不能鬥力。』當時，漢王已暗遣淮陰侯韓信，率軍舉河北，破齊趙，將攻楚。羽使龍且迎敵，被韓信所殺，楚軍大敗，信自立爲齊王。羽見楚受敵，又因漢王請和，就和漢約中分天下，割鴻溝（24）以西各地歸漢，以東各地屬楚。約成，羽將太公呂后送還漢王，班師回江東。漢王進兵追羽，到故陵，又被羽軍擊敗。但漢王又用張良的計策，約集各路諸侯，四方進兵，遂將楚軍包圍在垓下（25）了。這時候，正是深秋的天氣，楚軍在半夜中忽然聽見四面都有楚歌的聲音，說不盡的哀怨，不覺的都動了思鄉之念，心中十分傷感。